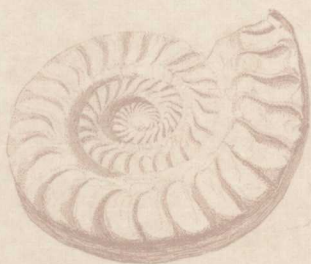


Life: Will and History

生命： 意志与历史

李勉映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ife: Will and History

生命：意志与历史

李勉映 著

ISBN 978-7-5623-7880-3

定价：30.00元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482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何林

责任编辑：陈永

编辑热线：021-22302360

电子邮箱：lib@vip.sina.co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25623788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意志与历史/李勉映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633-7880-7

I. 生… II. 李… III. 生命哲学 IV. 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8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35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前言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周了。每天屏幕里伴随我至深夜的既有生命的脆弱、孤单和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力与凄惨；也有关爱、相助和自我的牺牲。面对生命，我们那些日常的理性利益原则都不知置身何处，而一种被泪水浇滚的激情，使我们直欲去用脊梁顶起那些混凝土和钢筋，拉出那之下的快要冷却的身躯，或者拉住他们的手，传递一点生命的温暖和相爱的信息……泪眼、泪眼、泪眼——人群中你忽然发现多了许多哭红的泪眼、暗拭眼角的手绢、慷慨解囊的身影。

生命短暂吗？脆弱吗？孤独吗？弱小无力吗？荒诞、没有道理、不可解释吗？——我们那么多意志的艰辛换来的成果不敌这大地的轻轻抖动；我们再硬朗的身躯也不敌岩石和钢筋的砸压；生命的意志、理想、激情、爱、美以及那些日常被我们视作崇高和伟大的一切，在冷峻的自然现实面前竟那么不堪一击——难道叔本华和老子才是我们的宿命？

但不，生命此刻表现的却是另一种逻辑：不说那些抛却理性的解囊、绝不放弃的刨挖，就是那废墟下奄奄一息的生命，面对这生的无奈和荒诞，也没有放弃生的愿望：为了不能没有她的孩子、为了没他不能再生存的母亲、还有哪怕为了再看深爱的妻子一眼……生，真是为了自己吗？为什么支撑他们活下来的信念却是妻子、儿女、母亲？

最感人的是用身躯抵挡住混凝土重压、为襁褓中的婴儿留下一

点生的空间的女人：她在手机上留下的、让人哽咽的短信的最后几个字是“母亲爱你”，她在砖石瓦砾中用匍匐的身躯大写着一个字也是“爱”，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生死之择的标准也仅是自己吗？为什么断梁碎瓦中她还用最后的生命意志去支撑一个弱小的新生？……够了，我们日常理性的逻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真不知道地震后，我们是否还能回到这无解的日常中去。

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逻辑了；该拷问我们的逻辑基础中生命单位的预设的正确性了。难道只有地震能撕去我们日常的虚伪？只有地震能抖动日常理性的架构？只有地震的残酷能让我们知晓生命的相连、互依、脆弱、靠爱才能的生存？还有我们理性架构的荒谬、日常竞争的可笑、利益意志的渺小……如果真能让我们这样反思，那说明几万条生命的能量已传递到我们身上，我们义不容辞要把这能量凝聚到一种不难寻达的日常意志上去，这种意志也许才是生命本体的意志，并且也许只有这种意志能再赋予我们生的意义。

地震震塌了我们日常理性的架构，让我们看见它的谬误。但我们日常理性逻辑错在哪儿了？理性本身就是一个要求主观合于客观的系统，一个开放的、不断完善的系统，它不可能出错。不，我们忘了一个问题，理性的主体预设是逻辑的开端，这一最简单、最原始、最明确无疑的、于是最可作为逻辑主体或对象的“你”“我”，也许其实质并未搞清。也许只有生命本体单位的解决，才能医治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心理创伤。也才能为上述矛盾的逻辑给出不矛盾的答案。

生命一定是一个整体，否则为什么一些生命的逝去、能让那么多无关的生命也痛苦和落泪？

生命一定是一个整体，否则为什么生命最后的支撑是亲人不能没有他的自觉？

生命的单位仅是空间中的个体吗？不，我们的眼睛欺骗了我们，因为它区分不了时间中的物质单位。生命在空间是分裂的独立存在，而在时间中却应视为一个整体：哪一个生命不是被延续而出的？哪一个生命不是另外生命的血脉留传？整体的生命一定有整体性的意志，这种意志一定有共同性，这种共同的意志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别于物质利益的精神。血脉使生命在时间上链结为整体，而精神使生命在空间上链结为整体。我们分裂于空间现实的生命个体只有靠精神包括爱串联在一起。空间上的个体、时间上的整体；精神上的串联、物质上的分裂：一切的悖论与矛盾也许都由此而来——日常生活中我们处在理性构筑的叫做“社会”的壳下，我们组成了一个理性的整体，这使我们每个人用不着直接面对自然，于是我们打交道的是他个体生命，最关切的是怎样与他个体合作并分配利益，这慢慢使我们忘了自己个体与他人个体本是一个整体。要注意的是，理性整体不是生命整体，理性的整体是建构在现实生存基础上的，它虽然是用于组合生命意志的，却由于使用了理性的构架而与生命本质远离。于是在它的构架下生存利益理性成了在先的原则，为了生存，或为了在这一旗号下的意志任意扩张，我们常不自觉地牺牲体现我们整体本质的精神。而且这种理性成为机制后还能自我扩大，让你不断为之牺牲精神，甚至让人把它当生命绝对去崇拜。——于是陌生了生命、久违了整体；于是当大地抖动去了理性的架构时，我们会奇异这干涸多年的泪水怎会喷涌、苦挣的千金宁可一掷他人。

当然这里的理性不是指韦伯的价值理性，也不是指康德的实践理性，其实这两支都是试图从理性中找出价值的两支，或者说试图合并价值与理性的两支，或者说价值在理性的节节胜利下试图妥协的两支。其实他们不必，理性的桂冠莫若还给客观现实世界，生命之理

就在生命为之生命的意志,这一不可以常理理喻的意志。但理性也慢慢侵占和做主价值的世界,价值的根据不可能从理性中找到,它只在于生命本身,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生命。当我们把生命不仅当作一“类”物质、一种现象,而且是一个主体或叫意志主体时,很多问题也许就可解决了。生命、生命,生当是首义,但生命不仅是个体生命,个体只是生命的一瞬。为了整体的生存而生而死,都是生的意义;为了整体才可能的自由、完美、长远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依据;何须他寻,何须把主体交付他人、甚至理性。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组关系:自己个体生命、他人个体生命、整体生命的一组;生命个体、社会整体、客观世界的另一组。两组关系形成两个世界,没有必要硬把它们拉扯到一起。韦伯和康德都很难说成功,就因为空间对立与时间、物质对立与精神、个体分裂于整体……

我们无奈:我们不能弃去理性,因为即使在这颗离太阳远近恰好的地球上,生命也无法用鲜血和意志浇出一个足够完美和谐、一个没有冬天和黑夜、没有地震和海啸的世界。我们只有靠理性组合并奖励我们的意志,然后一代代地传递我们的意志,才能在任一个体的质量都比我们大或坚硬得多的物质世界里,争取到生存的权力;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认知和利用客观,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们不甘:我们虽然把生命的热血意志交给冷酷的现实理性去组合,但希望理性不要把这点热血变冷。

我们希望:希望理性将成为我们共同主体的意志工具,纯粹先验的完美才是它的目标和动力,个人的利益动力只能限于完美,并合于社会整体。

有什么办法能在这对立的生命意志与现实理性之间寻出一条道路吗?下面的论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地震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也许这能让我们找到新的意义、价值、哲学。不知这是否会与西方生命哲学同一,但肯定与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孔子有渊源。其实要说生命哲学,其肇始者应是孔子,虽然后来他的后人把他的学说改造成反生命的东西,但就孔子本人把价值依据建立在血缘上来说,他是把主体设立在生命上了。当然生命也可被弄成反生命的东西,如果你无法真实确认它,如果后人因而扭曲利用了它——就如同西方的尼采也可走出希特勒——生命时空的不同形态会制造太多的认识误区和历史崎岖,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不能说与此无关。二十世纪是以理性胜利的结局走完的,理性的旗帜骄傲地飘扬于世界,东方人这么认为,西方人也这么说。于是东方人慌于学习、接轨、搬入;西方人急于收拾理性残局,把资源、生产、劳力的任务全部转手。其实真的不必慌于结论并转向,过去的东方未必就是彻底的价值,而今日的西方也未必就是彻底的理性——他们的教堂的钟声何曾停寂。作为认知主体的生命空间物质单位和意志单位的不同,能使被我们认知的世界对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目,也会因而使我们参与其中的机制产生不同的效果。

地震也许给了一个让我们看清生命的机会,如果因此而有收获,那心灵的创伤方算有点补偿,逝去的生命也因此而有了延续在整体中的精神。

所以这篇思考写作了多时的、关于生命意志的文章该收笔付印了,在这笛鸣泪飞的日子——因为思索已有了结论;同时也为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他们一路的安心;为了那些失去亲人需要生命意义支撑的孤独、痛苦的心灵。

这是几年前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思考中作了一些简短草率的

随笔。后来又想整理成文发表。这可是一段艰难的过程,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前面的随想太零碎。这期间上海交大法学院杨力博士帮我作了不少整理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因为这篇文章是在那篇文章基础上才有的,而那篇却至今未发。不过相信迟早会将它弄出来。

作者

二零零八年五月

序

不知别人在小时候可曾有这样的经历,当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被生出来的,于是坚持要知道是怎么被生出来的、怎么可能被生出来的。看来生命可能是人生的第一个谜。另一件让我惊异的童年之事是从一本叫《十万个为什么》的书上知道太阳终有一天要爆炸的、于是地球也要毁灭的——我诧异了,诧异这么伟大的世界竟然不是永恒的;我担心了,担心到那一天地球人该怎么办。没有解的意义困惑、关于未来的担忧曾伴随我很长一段童年。

生命真是两个既沉甸甸又俯拾皆是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文化、理性、科学知识可曾了解了它——但肯定无论我们怎样了解,都只是将其作为空间客观中的认知对象来了解的。也许正是因此,对它的了解难以有大的进展;正是因此会有人说我们可以了解宇宙,但至今关于我们自身的了解却仍肤浅。

生命是空间物质,这点毫无疑问。但它在时间中的存在却有一点问题:它的每一个体在时间中的存续时间,比之许多非生命物质要短得多。但它能够通过其他个体延续,并且在其他生命个体身上合成有它的血脉和生命。这似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又似藏着一点不那么简单的问题:假定设定意志主体单位,空间中的物质个体和时间中物质延续的个体似乎并不同一了。也就是说生命在空间和时间

中的存在形式及主体单位并非是一一的。并且它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你仅仅是你自己吗？

生命还有一个不同于非生命物质的特点，那就是它具有精神特质。它有意志、有情感、有思维，这些在每一生命个体上都会有发生，但这些精神性东西产生的原因，甚至对象似乎又不仅是作为主体的空间上的生命个体。所以它也带来了意志主体单位的确认问题。

生命这一物质的特点还带来第三个问题：生命能摄入并产生能量，它的摄入方式和方向、释放方式和方向又相关于上述的情感和意志，以及产生这些的主体单位，也就是相关前两个问题。它受到前两个问题的影响，当然同时它又是一种物质客观或文化环境影响后面的选择。

也许生命的复杂，使我们不能用简单并习惯的单一空间的眼光去观察。

爱因斯坦曾指出能量和物质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生命也许就是这种处于能量状态与物质状态之间的物质。它每天新陈代谢，每天不断生长、变老，每天摄入能量，又发挥能量，弄不好两个人一结合还能创造新生命——他创造的新生命是他吗？似乎不是；不是他吗？又怎么会流淌有他的血液？如果生命真是质能状态之间的物质，那么它的主体单位就成了问题，我们习惯的以空间性来区分对象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标准还适用吗？要知道能量是无法以空间方式来计量甚至观察、确定它的。于是我们空间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他们表象的、个体单位的现实存在？他们除了生理特点相似性外，是否还有主体共同性，因为他们的血脉相通？也因此它的空间单位还能是它唯一的意志主体单位吗？也因此他的意志是否会出现分裂的倾向：因个体作为主体的理性倾向和因整体而有的价值倾向？

生命也许是突破时空的存在、不能把它作为时空同一特性方式中存在的一般物质去理解的存在,也就是我们只习惯观察空间事物的眼光常常会错看的存在——这可是非一般的错看,因为这是对主体自我的打量、主体自我的审视和它与客体关系的设置。于是无论如何,花再多力量,也有必要重新考察它。否则我们无法说明被理性排斥在外的一切:情感与意志、家庭和爱、甚至那些被理性全部揽为它的功劳的历史发展。

既然理性把没有利益主体的情感和意志都视为现实中可排斥的心理现象,既然理性认为理性不可解释的一切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就想办法去为我们的一切情感意志去寻找主体;并且仅用理性——因为近现代的理性狂潮已使人们只承认理性,也因为我们已没有别的如同西方宗教那样的途径和无解问题的暂置地。我们相信,既然我们的情感意志是可以互通、同感的,那一定不是个别的心理现象,一定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就一定有它的主体及价值原因。

没有主体的意志谁都会认为不可能,如果说存在那就只能将主体归结为天,因为主体性是内含于意志概念中的;意志指向必然趋向利于主体,这一点应该也不会有争议的,自我的意志反对自我是很难想象的,于是趋利避害可归结为意志本能;但是在自我身上、在社会现象中,我们又确实发现一种不一定利于自我的意志指向:或者有听了一场交响乐或一场报告、看了一部电影或一部小说之后的感动,及这种感动之后的为某种崇高献身、但回到理性现实中又不知何从的意志决心;或者在发生利益选择时出现茫然的、常被家长或他人称作蠢徒或傻子的状态,这里的意志干扰是什么?难道有第二个意志主体出现吗?

一点假设不能替代现代理性所需的实证解答、生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还是留给实证的科学——生命科学、生理学、生物学去回答

吧。但哲学已无法等待,我们不妨在假设中前进,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范畴和单位去打量它和它构成的社会、历史——也许这才有助于我们的历史。探索一条新路,无望也不要紧。无论先人所做正确与否,也无论此次探索是否正确,唯有探索能证实。当然这只限于理论。

一种异在于自我利益、却又发自自我内心的情感意志的存在成了我们的千年之谜。整体性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以两种形式出现,而我们仅习惯于从空间上把握和认识、区别事物,于是我们看不到时间中的生命整体的存在;于是我们身上的异在于自我生存利益意志的主体也就不知为何了;于是只能把这种发自生命自身、以生命整体为价值标准和意志主体的东西误以为是外在的天的意志了;于是宗教诞生了。

孔子数千年前就试图用生命血缘来论证人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结构方式,虽然失败了,但并非没一点道理。血缘是生命结构为整体的可能,是相互分裂的个体链结为整体的通渠,用血缘情感来结构社会并非是件不好的主意。问题在于现实社会的利益特性、个人的资源需求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是无法单靠血缘情感结构来解决和满足的。血缘是生命的整体性特征,无法解决个体性的问题;社会是空间现实的以个体为细胞的结构,所以血缘也无力解决它的问题。强扭的瓜不甜,反会牺牲了血缘情感,使它败坏变味,并从而毁了一座本可通达整体生命的天梯。

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和老子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对。孔子讲血缘、讲爱、讲善、讲人伦道德,一句话他将生命看作一个整体,血缘串联了这个整体,意志和行为规范来源于这个整体;老子不同,他说的是孤立于世、顺从自然、把个人的至小依附于自然的至大、并从而获得至

大,显然他将生命单位设定为个体——直接对立于空间客观的个体——生命整体在空间中没有显现,他无法认可它的存在。当然对理论的认识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如果不保护生命及人性,人是宁可要弃去整体、逃避整体的,因为是在伪充着整体。理性机制伪充整体生命价值是人们疏远整体生命和神圣绝对的原因。我们可以理解老子的悲凉,在一个不尊重和爱护生命而把社会结构置于生命之上的文化环境中,他是宁可把生命的价值交付于天的:顺从自然,也不顺从理性社会。于是在找不到生命整体这一意志之源时,把天作为替代,宁将意志皈依于它,也是仅有的无奈选择。但这里我们不多谈老子的对错,只想借此提示:生命也许就是一种既个体又整体的存在,它在空间上看是个体的,在时间上看却是整体的——重要的是这两种生命单位形成着两种价值主体、两种意志源泉,老子和孔子各执了这种两重性的一端。

康德曾留下了“绝对命令”之谜,也许它的发布者就是空间中无法看到的生命整体?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历史,也许也是它的意志造成的历史。

弗洛伊德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许多意志相关于生命遗传行为,却不一定相关于利益理性?

.....

是我们这些俗人看不到空间中的整体而误读了他们,并且这种误读也许还造成错误的实践,往往使它单边地过度发展,而毁灭着原说的精魂,于是又会去寻找反面的学说,制造着反面的历史——无论强调整体价值的思想家们,还是强调个体性生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会面临同样的历史窘境。生命的两重性就是这样摆布着历史,与人类开着这样的玩笑。

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西方机制以表象的胜利使理性主义傲视世界。东方价值主义国家的思想界慌于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武器，但他们忽视了一点：西方启蒙在批判价值与宗教时并没抛弃它，只是割弃了它以往的虚伪性、与个体生命的对立性，从而使代表空间个体性生命的理性可与代表时间上整体性生命的价值共存，从而构成了二元世界的并列可能，构成了教堂、女王与理性的有点残酷的竞争并存的奇观。也许正是由于对宗教的信仰，才使他们可以信仰理性。一旦他们抛弃也会有万劫不复的境遇：尼采慌于宣布上帝死了，两次世界大战与此不能说没点关系——看到生命整体意志却没法为它在空间现实中找到落脚点、上帝又已被理性批判得体无完肤无可寄托，尼采急切中只能将它奉送给个人，于是超人出现了——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共同的悲哀，不仅成为我们共同的教训，也说明西方理性机制离不开宗教，上帝死了不是可胡乱编造的信息。

其实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开始寻找东西方的差距，他们自然是把西方文化史中因忽视个体而受批判的整体价值、混同与自己的价值文化历史而急于弃去；而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当作良药，混合于自己文化中的已被扭曲的理性急欲用之；且百折不挠——错了这件、再用那件——直至历史本体主义（李泽厚先生的《历史本体论》可为代表）。岂不知西方任由历史带领的表象，是由于他们有上帝代表的整体价值的把舵，没有这一支撑的中国把自己交给历史恐怕不能让人放心。但重树宗教已不可能，莫若还宗教的生命整体价值本质，幸许我们能抄捷径。

生命不弃我族，此愿当应成矣。

目 录

前 言	I
序	VII
第一章 历史的意志可能	1
第二章 生命两重性及两种价值和理性	8
第三章 两种意志:生存篇	20
第四章 两种意志:完美篇	31
第五章 意志的组织方式	65
第六章 生命与价值:理性意志组织方式的基础	84
第七章 理性机制的理性逻辑缺陷	103
第八章 理性机制的现实危机	113
第九章 意志:还归生命价值	131
结 语	174

第一章

历史的意志可能

本世纪初李泽厚先生发表了他的大作《历史本体论》，看来历史是中国人的内在情结，是人生关怀所在、人生价值根据。于是问题最好还是从历史展开。因为世界弥漫着历史理性主义的信赖，也因我们还不太放心的执著，还为本体的桂冠不忍乱送而欲再探寻的决心……

空间现实中生命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意志也往往只表象为个体生命的意志。它由于个体的分散性而必然是不统一的、杂乱的、多向的。但我们研究历史时却常发现一种向上的、前进的、统一的趋向。由杂多的分散的意志，可能实现统一的前进吗？这似乎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于是宗教将其归为上帝和神的意志，但现代科学却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黑格尔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绝对精神的东西，即先验的理性，但他无法说明这种理性的主体是什么，它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于是，仍然只能将它归结为绝对，一种历史的逻辑精神力量。但我们可以试着为黑格尔找一个现实中可以触摸的逻辑起点：我们都常说“讲道理”，这说明我们承认有一种先验的“理”；人们服从着某种先验的道理，虽然不知这道理的主体是什么，或者误以为这道理的主体只是它自身，但由于它是先验的，所以是可以通感的